

御定朱書百選

朱書百選目錄

卷之一

上延平李先生
侗

與陳侍郎
俊卿

與陳丞相

與陳丞相

與汪尚書
應辰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四

與汪尚書

朱書百選
目錄



板區
(二分)
24.9 x 18.1

10509
2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號:	集刊集類	之第
書名:	朱書百選	
著者:	朝鮮正祖勅編	六卷 二行
版本:	清乾隆五十九年朝鮮內閣活字本	

答汪尚書

卷之二

答張敬夫 三 棧 ○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二

答張敬夫 三

答張欽夫論仁說

答張欽夫

答韓尚書 元 吉

答鄭自明 鑑

與袁寺丞 樞

與臺端

上宰相 王 淮

答詹帥 儀 之

卷之三

答陳同父 二 亮 ○

答陳同父 六

與李誠父 信 甫

與留丞相 正 ○ 四

與趙尚書 汝 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張定叟 杓

卷之四

答呂伯恭 祖謙

答劉子澄 清之

與劉子澄

與劉子澄

答陸子靜 九淵

與慶國卓夫人

上黃端明 中

與王龜齡 十朋

與劉共父 珙

與劉共父

答鄭景望 伯熊

答尤延之 袤

答周益公 必大

答林正夫 暉

答柯國材 翰

卷之五

答許順之 升

與魏應仲

答何叔京 鎬

答程允夫 洵

答胡廣仲 寔 三 〇

答吳晦叔 翌

答李伯諫 宗 思

答林擇之 用 中

答蔡季通 元 定

答游誠之 九 言

答楊子直 方

答廖子晦 德 明 〇 四

答李濱老 呂

卷之六

答呂道一

答潘叔昌 景 愈

答呂子約 祖 倫 〇 三

答劉季章 黼

答諸葛誠之

答王季和 銘

答路德章

答趙幾道 師 淵

答葉正則 適

答楊志仁 復

答徐子融 昭然

答陳器之 埴

答汪叔耕 莘

答鞏仲至 三豐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

答黃直卿 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綱字應仲
劍州人先生
嘗從學○隆
興初先生被
召作此書
六十兄延平
子友直時任
鉛山尉
三說延平書
云今日三綱
不振義利不

朱書百選卷之一

上延平李先生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
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
十四日到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
病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
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
者代之大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
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
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



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
可懼者天氣未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九
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陳侍郎

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又蒙台慈引重再三
熹賦性朴愚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
其慕用之私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
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
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

名俊卿字應
求與化人官
左丞相魏正
獻公

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
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
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斂方急盜賊四起人心
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
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
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
進而主熹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
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
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
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

獨斷出李斯
傳
圖是左傳孫
叔敖曰國之
有是象之而
惡

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忘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

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

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
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
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
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傳會
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
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
為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
誤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
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
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

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
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
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
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
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
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
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况
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
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

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乎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

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而為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

邦朋邦誣周禮公成七曰邦朋八曰邦誣註朋黨相

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汪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

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陳丞相

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勻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

軋道中先生
除樞密院編
修三被官帖
辭

東岡之既出
沒深尚變傳

祠棟末設祠
官以優賢

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得不為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獯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

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公出况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

與陳丞相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

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

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

陳太傅集著

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
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
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
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
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
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
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
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
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
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
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
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
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
明公者矣

與汪尚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
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
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
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
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狃於偷

名應辰字應錫
錫玉山人官
吏部尚書文
定公
拆號試畢拆
名

薄淳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
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
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
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
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
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
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

三先生孫復
石介

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
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實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
求速化耳擣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淳華為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
行君子者不為非也况於一朝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

張綱高宗時
人嘗為王氏
學仁政其謚

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寔之而今今日之
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綱所笑不審明
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
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
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晝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
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
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

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
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

答汪尚書

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
夫朝有關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
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
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
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
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

魏元履論曾
觀去國先生
力辭編修

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
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
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
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
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
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
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
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
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
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

今日乃復自憂其言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
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
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
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
之醜酢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
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
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
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

師其人先生
常與僧道謙
遊

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
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西一二年來心獨有所
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
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
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
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
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
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
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
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

正觀出維摩
經
不讀佛語
語請學

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
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
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
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撤
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
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
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
以資已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

士謂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蔽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

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况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圍，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

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

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徃徃有王務

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
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
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
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
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
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
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
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喻以
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
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

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
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
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
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
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
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
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
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
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
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

情其知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不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境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

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迫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疇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

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允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

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
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
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
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貶二蘇道術所以未明
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
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以閤下之明秉天理以
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
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
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
二道哉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
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
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
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
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
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
屬直掠彼之粗以庸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
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
得不為之誑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
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

孫石孫復石
介

氏以邪攻邪是東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

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

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
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
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
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
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
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
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
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
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
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
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
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
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
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為古
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
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

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
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
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
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
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
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
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
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
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

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
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
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
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
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
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
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
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
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
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答汪尚書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行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

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

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遠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

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

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辨釋氏以為必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義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朱書百選卷之一

朱書百選卷之二

答張敬夫

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顧其間有所未
 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
 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
 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
 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
 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擲衣衾
 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無異其義可謂深切
 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

名執事敬夫
 廣漢人官吏
 印侍郎南軒
 先生宣公
 入對陳修讓
 之道此言
 論即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
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
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
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
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
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
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為忠
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
令則雖瘠瘵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
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

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
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
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
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
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
夫處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
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
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
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
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

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覩所存大抵莊重沈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

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功倍矣熹嘗以為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為則已如欲有為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
 吾使不若指此為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
 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為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
 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
 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為恭敬未必真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為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
 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逡巡閔默
 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

虞公右相虞
 允文

日
 存慶考案註

為期竊恐未然之間率有爭變而名義不正彌
 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
 須力為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
 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
 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
 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
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
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
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
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故其論
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
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
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

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
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慤
慤既以待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
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
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
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
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
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
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

不造勝造於君
前出柳文

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名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

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今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末流之弊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令逐州

非泛非常例
科舉補修注

逐縣各具民田歲入幾何非泛科率幾何所收
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
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類會考究而大均節
之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
不至大相絕矣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
乎其可施也又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
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
之制使通行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
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
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

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偉門未窒殊未有以
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
答張欽夫

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
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
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
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
以心察心類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
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
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

即胡廣仲

掃塵尾禮家
不用言語
手奉經拂子
以示人般移
也以轉移業
水為神通妙
用

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
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
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
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茫然無所準則
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
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
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
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
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

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朝遽見此
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
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
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
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
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
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
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
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
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

石火電光
佛語謂聖時
先景

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鶩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殺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

承誨諭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况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

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

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

彪丈彪德遠
胡五峰門人
與南軒同學

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

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彼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文章甚幸甚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

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怖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

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

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

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有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成人材尊師
道明道謂伊
川語

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答張敬夫論仁說

開論仁說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

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

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
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
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泥然無所
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
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
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
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
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

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
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
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
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
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

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乘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

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會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

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

名元吉字無咎
號南澗開封人
維子官吏部尚書東萊婦翁
○唐熙中先生辭私書詩書

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
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
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
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
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
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
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
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
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

作

答韓尚書

熹狃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
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
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
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
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
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
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
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及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

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
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
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
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
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
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
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
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
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
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

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
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
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
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
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
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
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
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
縱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
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
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
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
讓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類俗靡士大
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
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
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
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
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
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効

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
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
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
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
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

答鄭自明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
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
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
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朝感寤去

名鑑甫田人
官著作郎陳
俊卿婿
副封鄭自明
疏漢制疏章
上尚書者謂
副封

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
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
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
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
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
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
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
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
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

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
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此外則伯
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
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佑宋則已若有此
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
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
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
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向來一番前
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徃徃不滿人意正
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

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
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

與袁寺丞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
必為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
人徃徃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
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
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
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

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
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
復變其所守為此睢盱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
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
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
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閤徃徃無日不發於言
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
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
於此携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
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

名樞字機仲
字梅叢建安
人官工部侍郎
○先生本
朝康時書

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
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
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
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
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
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閒中
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
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
以向此而表困斯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於此

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
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
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
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
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廢材力事勢祠廟之外
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
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

與臺端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

不選甚不擇
何事而皆不
可做

臺端待御史
四頁內修二
有臨臺端

答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繼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

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
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
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
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
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
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
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
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
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閒逢迎縱吏使人
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

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
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
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
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
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
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
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
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
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

太平萬歲唐
陽城論裴延
齡將軍張萬
歲呼太平萬
歲

時事王准○
淳熙中先生
在浙東時書

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

上宰相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
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
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
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竊觀今日之
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
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飢浙東為
甚浙東之飢紹興為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

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
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憊卧
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彼使令趨走之
末仰惟知遇撫已慙忤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
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
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
以盡其職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
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
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深井
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

臣劾唐仲友
事

三原頭地

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比日以來旱勢復作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是以彷徨怵迫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艦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

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設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

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
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
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
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
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
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
之粟可指揮而辦况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
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
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
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

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
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
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樽節財用重
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
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
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
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
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
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
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

歸正者金歸
床之人謂之
歸正
正任非權攝
者

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臣
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
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
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
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
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满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
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
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
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
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

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
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
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
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
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
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
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
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
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
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

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
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
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
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
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
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
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
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
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
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

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
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
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
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
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
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
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
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
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
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朝如武侯之經

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
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
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
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
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
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
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
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
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
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

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
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
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表遲固不能為
此無麵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
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
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
結舌歸卧田間養鷄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
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

答詹帥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

翁隆對西水
王准意疏
程氏之序

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
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
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
但為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
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
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
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
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况賤
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
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

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
之理推之至為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
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
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
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
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
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
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
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
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注釋以為謗讟而納

洪慶善序程
伯禹論語說
朱熹怒語已
焚板
一德格天奉
檢閱

書押入憲成
以公狀明官
錢用過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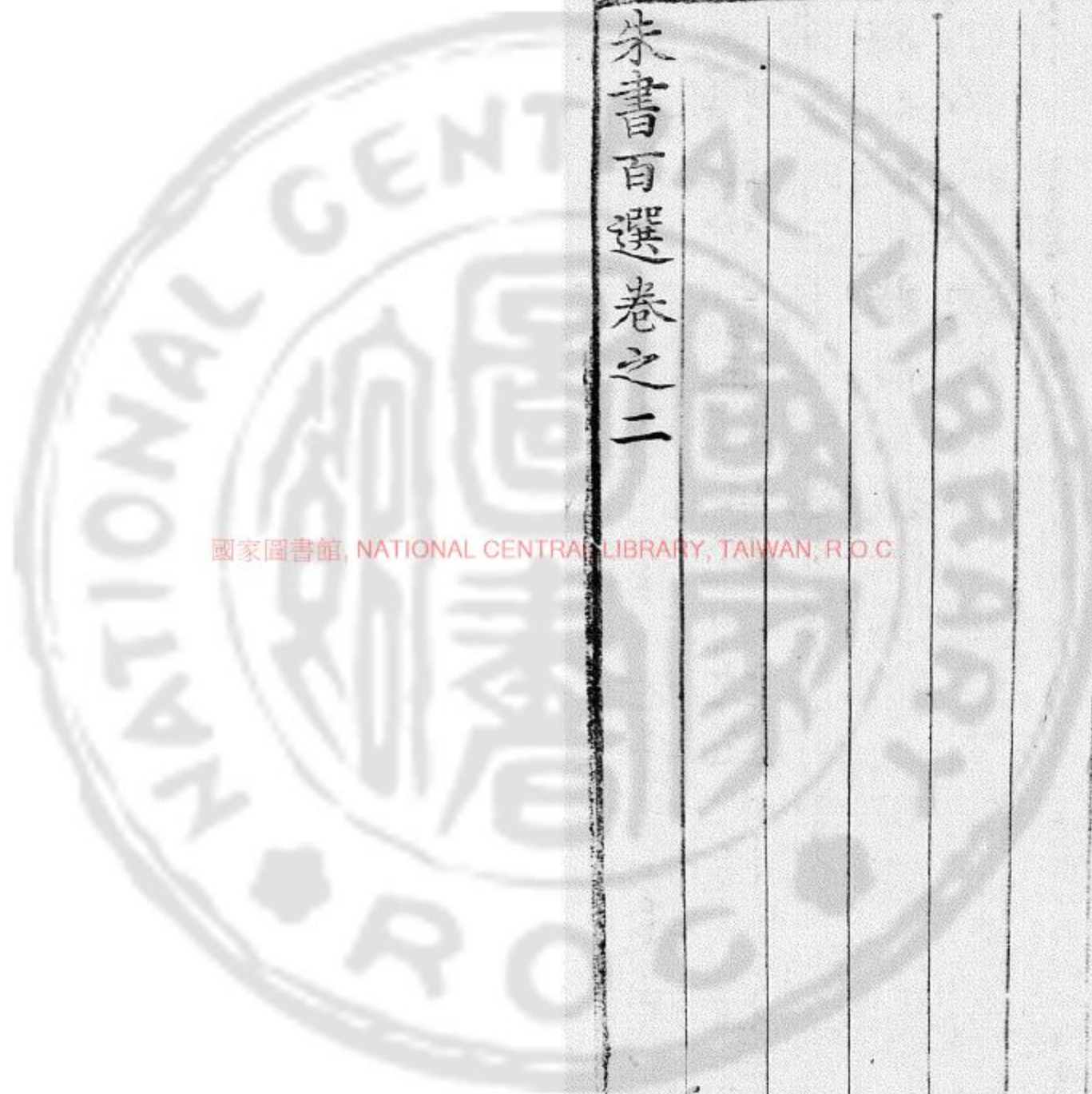
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彼論列此尤
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
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
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有公狀申
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
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
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
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
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但今日紛紛本非為
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

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
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
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
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
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為道
學之害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
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
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

全信也名類

朱書百選

朱書百選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書百選卷之三

答陳同父

熹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
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
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
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况本來只是間界學問
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
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
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取閒漢在山裏咬
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

龍川
朱文毅公
先生上戊申
封事時書

龍川
朱文毅公
先生上戊申
封事時書



龜鹿如此

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

苟當猶主
奈何不下
無如之何

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鹿奉大踢到底無著手處况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忤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

猶憶短人

蘭溪葉州原

聲將欲彊焦僥以千勻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
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
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
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
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
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
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
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
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答陳同父

王朝先生以
建炎庚戌九
月十五日生
葉村衣寶

熹表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
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
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
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彼之衰退老朽之
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
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
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
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
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
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

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

軍池聖屋之
兩年補補水
之破

千五百年自
孟子至先生
大約年數

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在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它

向來得失謂
同父連襟事
百尺竿頭掛
賢大師偈百
大竿頭頭進
步十方世界
走全身
李孔霍張何
父青稱先生
負李膺孔融
之氣耀光張
非之重

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
得它耶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
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
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
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
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
略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
但尋常不欲為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
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為寫張公集
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醉面

盜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
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
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
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
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為
念耳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
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
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
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及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

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

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并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

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
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
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
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
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
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
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
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
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

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
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
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
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
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
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
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
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
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
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

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然亦不必人人皆然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桀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

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

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来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它亂倫逆理之事徃徃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

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
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
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
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
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
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
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
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不傳之絕學一事
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
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

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
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
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
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
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
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
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
求諸身不必徒為饒饒無益於道且使下莊子
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

收司連坐
史記

下莊子一舉
刺建序是史
記

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養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必迹

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朝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

光明寶藏佛
語借喻天命
之本然
查淨成塊者
查淨成塊者

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
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關心力無補於既往
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
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
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
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
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
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
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
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

芭籬邊物謂
鐵車之也

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
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為
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
足援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
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
以為芭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為喚銀作鐵亦已
甚矣來喻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
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
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
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

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

來喻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盖神思之衰落如此况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

子雲堯夫揚雄著太玄曰後世有揚子讀必好之康節著經世書題曰堯夫呈堯夫

同父書言亭字為風吹倒又稱西京亭館之盛故云會事發用處本有解詩

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盖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歛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

陳葉陳傳
葉適作抱膝
亭詩

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
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
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
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
蘊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
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
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盖不
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
手處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
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為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

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絳葩
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為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
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
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為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
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
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既又闕
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為譴而
實非愚昧所敢安也

所謂不能自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
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

克公顧子說
魏管坐同父
祭文語

塵刹佛語十
方國土之通
稱十千為塵
十千塵為刹

深疑向久以
先宗紹興擢
進士第一

四端之微以求乎克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
魏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
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
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
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愚者亦豈必
進為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
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
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
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
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

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專使之來伏奉
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認不忘之意
愧怍亡喻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
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
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
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
曉又如二者相似而寔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
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
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

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它日不好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

與李誠父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

法眼藏出傳錄

象先長昨象先

名信甫延平子○淳熙中

六察唐制監察御史御史六察

為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百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况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為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套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胡公名晉臣
嘗論林宗

羅名叔似說
未詳即三小
諫

名正字仲至
詠詠人官左
丞相魏忠宣
公○紹熙中
先生在漳州
書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
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
審尊兄以為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
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
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謂
兄必不能為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惠而忘大辱
幸深念之

與留丞相

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
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

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
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
無所回互徃徃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
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
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
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
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
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
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
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

以服天下之心慮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
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
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
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
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
廷亦不之聞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
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
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矣必以無黨者為
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
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

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
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
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
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
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
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
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
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一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
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

歸門漢魏
早掃丞相之
門

趙忠簡集

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
熹雖荷知獎而朱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
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曾臆少答息顧不
自知其狂且妄也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
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
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疆彼弱故雖少
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
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
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疆此則區

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
之說為獻於門下也伏乞勻照

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為忠臣之說當上心
彼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
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為興邦之言也又聞其
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
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
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
則大人格心之教不日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
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

弘傳
見公

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縟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

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

家範出國語

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
論而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榮是以國論日
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
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
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
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
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
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
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
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

臣始卦
初六爻辭

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
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
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躅躅之孚甚可畏也
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
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
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
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
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
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
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

先生時除湖
南運副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勻候起居百福
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喻以聖恩褒借不許終
辭之旨又蒙勻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
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
此其厚謹已齋祓祗拜告命表表稱謝矣區區
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
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為調停之說
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
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
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

窮勝事樂清
時劉禹錫贈
裴晉公詩

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
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
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子之病將見
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
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
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
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
則又幸之大者

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
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

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讎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满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

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勻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為之挾持簡

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
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
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
者不能留之踵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
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
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
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
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
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
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

爾即廷序

通王孫素未詳

治水云云見後漢書傳變疏中射人云云見杜詩詞端殿中侍御史即劉光

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
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
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
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
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
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崇益甚耳語曰
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
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
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
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

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

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與趙尚書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拯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

名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後官右丞相忠定公○紹熙中書

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濶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然欲為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

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姿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為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為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恠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為尚書

自抄南軒第
甫吏部侍郎
○慶元中先
生乞致仕後
言

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
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
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
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
下猶然而况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
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
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
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

答張定叟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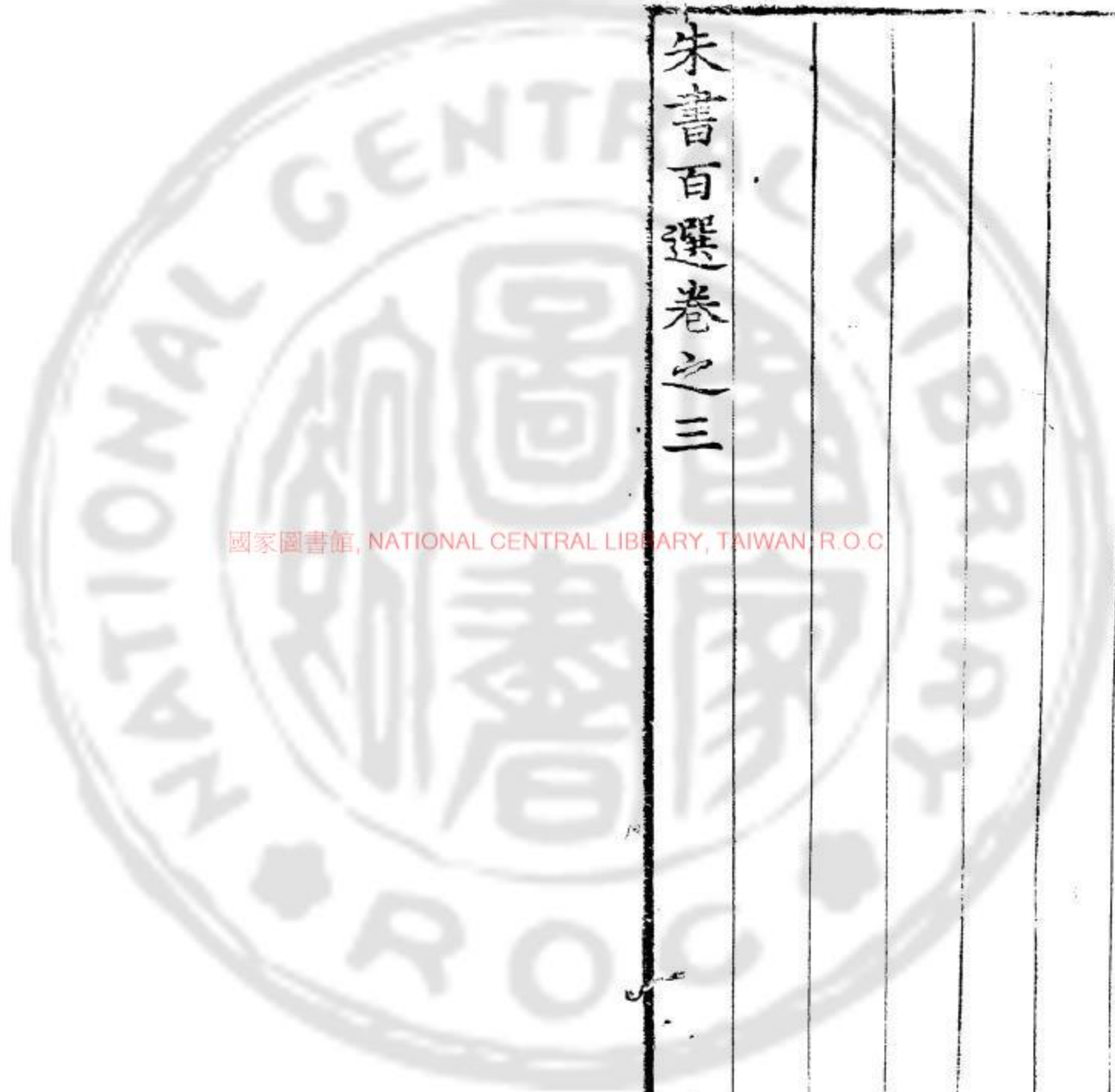
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為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
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
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
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
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
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
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
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
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
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

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朝夕瞑目有以見
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
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
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
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
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
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
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捄荒一事得收置門
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
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
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
事庶乎其可濟也

朱書百選卷之三

朱書百選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祖謙開封
人官著作東
萊先生宣公

沈心出易大
傳

朱書百選卷之四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
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
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
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
無喻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
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
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



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
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所未
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
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
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
不可以豪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
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豪分而初不害乎其本
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
誠無內外之句以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
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

簡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
指如

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
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
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
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
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
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
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
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
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

對撥分別也

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
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
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
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
無對也况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
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
明也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
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
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
所敢聞也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
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
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
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
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
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熹之誠
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
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撓撓
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

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

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

卷八
東萊從祖

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文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文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

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胷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功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

先生在南康
郡時書

適此旱災祈禱未能感格今早禾已不可採若
更數日不雨即晚禾亦不可保觀此事勢必致
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駑力切幸因
風有以見教於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幸甚
囊封付出乃邸吏云爾方竊恠之當時誠亦輕
發然今已不可悔矣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
當然但恐如諺所謂今年自家雪裏凍殺不知
明年甚人喫大椀不托耳言之痛心苦事苦事
謹密之戒乃今聞之初但不敢以草本示人及
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并此題目不得漏洩

也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當深戒之耳既
云有調護者即是嘗有謹怒之意亦幸密見告
也近緣旱虐百事放寬又覺得雨露太勝雪霜
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過當處也塾不知果
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
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新參
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
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
之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
得副手梢工不至沈醉緩急猶可恃也

新泰周益公

副手副貳之
手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
至於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已
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
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
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坡具酒肉亦忤伊
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况
它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葷食素秦黃葷食肉則
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
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
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

秦黃葷食肉
范公祖禹

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趨向略同至其
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
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
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
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
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
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
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
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
害其平生之驩也

名清之辨
來臨江人官
知泰州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眾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

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

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
決之疑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也

與劉子澄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
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
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
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
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
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
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

荀淑對策議
梁冀

唐衡官

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
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
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
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
謀竒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
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
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
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
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

與劉子澄

知欲一來建安甚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深僻處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差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仲叔來此前此在社倉宿實相去差遠近方移來閣下渠又告歸其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成閒懶離羣之後全不會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趨

距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

名 卷嶺西城山
建昌象山門
人毛顯道

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
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恠俱出甚可
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
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
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
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
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
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
可成就便須只是恠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
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輔

名 陽藏臘腑陽
盛
夜火火燉

不至於恠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成就若
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彼此發作如陽藏人喫
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
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
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

答陸子靜

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
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
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
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前書誨諭之悉敢

名 九淵神象
山金谿人官
知荆門軍文
安公○淳熙
中書
全山信州

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曾臆之所裁乎來書及復其於無極

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

築底無極之意

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

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

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

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是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

與人言易指
林泉

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恠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

表象山兄
九部

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仔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

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

於必同也

與慶國卓夫人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頗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朝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

六子羽繕室

五哥嶽廟夫人子劉平父
區南嶽廟故云

使長即帥臣

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陵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惜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

吏部

沒見先生十日奉母居劉以傳所居崇安五夫里

名中宇通老邵武人官學士簡肅公

非大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必以為然也熹又覆

上黃端明

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尚書端明文文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

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還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

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

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

名十月朔梅
溪樂清人官
吏部侍郎志
文公

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徃徃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

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
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
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
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
聽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
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
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為館
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
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
相魏國公之誅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

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
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
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
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古
人頌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
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及求諸已為務然豈不曰
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
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
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
近甸而熹之里閑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

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
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
也不意寅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
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
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
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
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
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
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
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

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
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
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
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
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
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彊以
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
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
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

身書百選
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
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
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
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
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
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
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
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
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
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

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
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
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
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
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
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
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燾未有瞻拜
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為
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劉共父

不絕出魯仲
連傳
名珙崇安人
子羽長子官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
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
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
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
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
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朝
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
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

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
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
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
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
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
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
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
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
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
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

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訕訕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

軍文公李綱

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與劉共父

中冬書
不
可
不
思
其
始
也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邈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楮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憫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略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

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及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幸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考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為其亦異乎吾所聞矣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

彼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徃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為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墮損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邪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

本意
吳興親趙汝

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其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朝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羣彥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

慶恐却恨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
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二公為國計
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為恨今日李
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
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
州及元祐流入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
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
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

名伯熊永嘉
人官建寧太
守

龔帥名茂良

李教授名未

詳

四記車蓋亭

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
忽及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
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臯陶者亦
殊不念及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
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
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
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
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
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

邵子文名伯
溫

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
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
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
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答尤延之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
食其外之憂衰病疲蕭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
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
濱講論古人為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
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敢甚讀

右表游天許
無錫人官禮
尚書文肅
公
虎食其外
多事出莊子

書經說閑看踈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
差勝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為千古之恨蒙教
揚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
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
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
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
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
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
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非故以彧為漢
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

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指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然隱之於心竊有

名必大乎子
公亦相文忠

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

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
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
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彼
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
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
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
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
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
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最為范公
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

書之蓋吕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
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
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
矣夫吕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
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
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
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
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
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
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

孫元規名沔
滕子京名宗
誼

張李張方平
李叔二床床
諱

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并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吕公所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跣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

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吕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吕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吕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

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為自託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並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

墨莊叢書
所記
龍川志
由所著

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

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

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

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缺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

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

燕許張說
燕許張說
燕許張說
燕許張說

揚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
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

答林正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
之辱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
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
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
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
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
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

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
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
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
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
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
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
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
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
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
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

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

答柯國材

名翰同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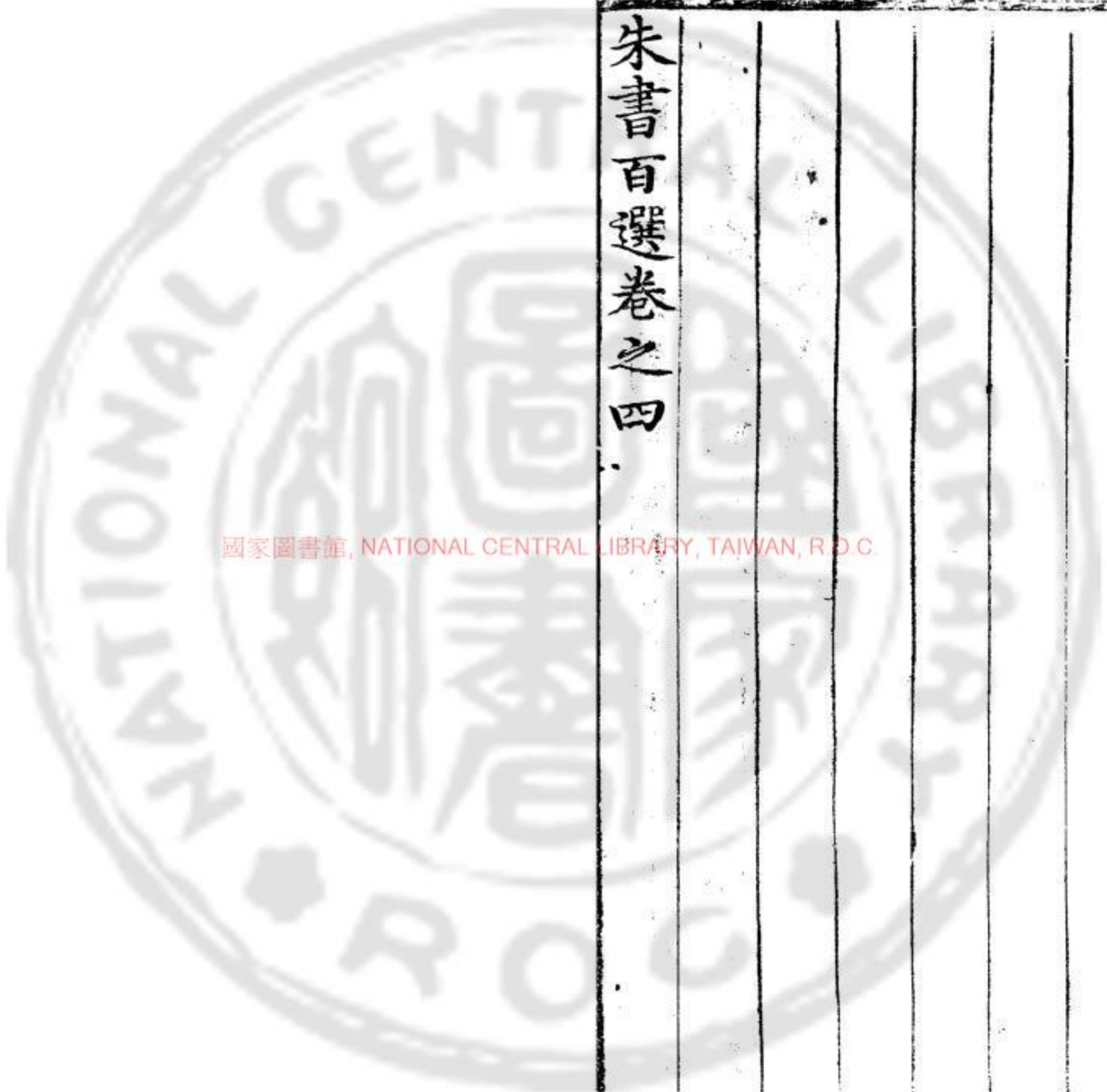
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尚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朝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

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為和戎所悞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為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利弊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

目前之事十忘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悅然也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為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洒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朱書百選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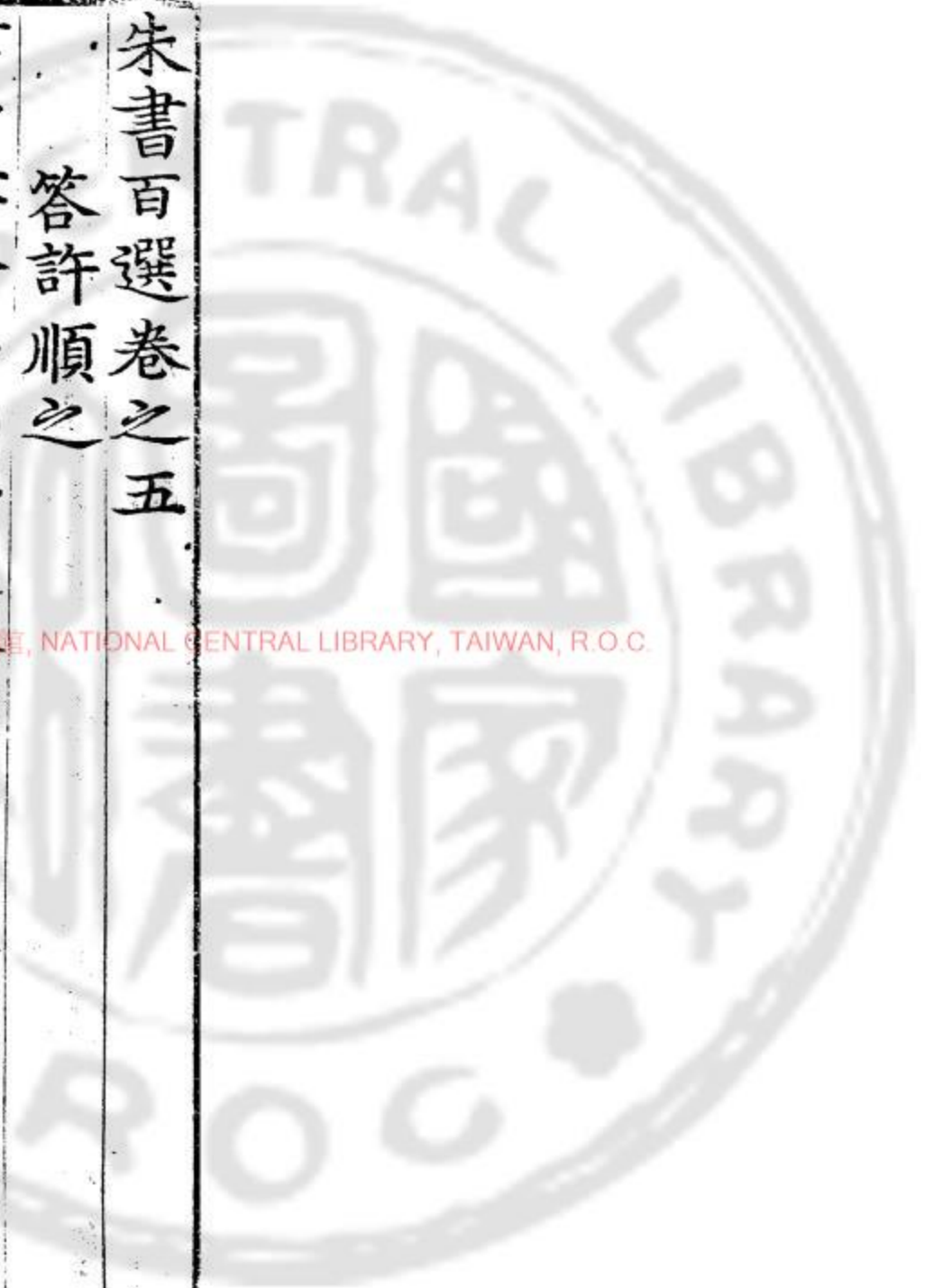
朱子存齋
刻人

〔九經詩書易
春秋三禮論
語孝經
三史史記前
後漢書
棠鷄業記卷

朱書百選卷之五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



一出軌道中
先生性長沙
訪南軒

程弟先生內
弟祝康國

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
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
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為多大抵
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
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時然立意
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
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
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
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為是語也及細讀

二書則所可恠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
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
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
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
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
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
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
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
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
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

守慶猶甚麼

歲功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
文字著開擴心曾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
語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
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
默則默若涵養深厚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
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
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為
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
格物為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

毫髮其功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
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
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
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
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
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故懸隔信知
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却望吾友
更深思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
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
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

天故相言大
段

徐柯即國材
元鼎

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
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
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
也

與魏應仲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
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
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
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
史數板反復數遍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

應仲父元備
名按之節長
齊與先生為
道義友

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
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
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
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
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
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
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
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
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

保見古人每旬休息

名鑑靜臺溪
即武人官善
化令
石臺泥念樓
寺

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豫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頽然如初無所睹此無它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

東平先生馬
仲

先庭叔京又
先師東平

東平先生
蔡源人官錄
事奉軍先生
中表第

先師李應慶
漢趙善語

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
浸漬今則兀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恠者因下
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
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
致先庭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
世垂後之意幸甚幸甚更容熟復續得具稟也

答程允夫

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
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
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

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
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
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
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
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無垢可
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
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
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
異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
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

正信上人出
七左傳

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瘵先瘵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瘵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

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

鮑魚之臭出
家語

真積力久出
為子

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
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
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
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
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
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
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止然後見斯名之稱
情蓋為此也然世表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
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
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

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
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謾寄大全集一
本龜山語錄一本去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
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
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
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
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
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
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
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污蓋亦難矣蘇

朱書百選

吾文世事詳
見伊川年譜
區及嘯也

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
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
厭徃徃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
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
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
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
喉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
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止若是之戾耶文
仲為蘇所嫉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

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
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
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胡廣仲

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
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
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
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
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

名是文定公
疑之於其人

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功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

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下欲非性龜
山語

晉五胡胡羯
氏羌鮮卑
三鎮盧龍
成德魏博

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

困於物可也以為不困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謂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它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不可得而避也

朱書選
太極之旨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
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為陰靜第二圈為
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
陽之陰後有無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
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
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
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
陰分陽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
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無體之陽是乃截然
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

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
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
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
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
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
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
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
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
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
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

常德庵山僧
說山問性善

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如向來之說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揔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

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及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也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贅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可見矣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

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
而得名此又熹之所疑者也中和體用之語亦
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
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
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
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
却恐未然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
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
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
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

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
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
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
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夫以愛名仁
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
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
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
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
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
之要耳夫來教之為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

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為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為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及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

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為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為

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

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

卷五
建寧人五峰
月人

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
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
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
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
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
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
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
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
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

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
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
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
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
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
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
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
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
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
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

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
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
諭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
觀彼而反識乎此也

答李伯諫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
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
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教以直內則便能
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
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

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
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
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功
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
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
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
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
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
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
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

語錄辨引
七

名用中古田
人

太山云云出
二程全書

周恭叔名行
已程子門人

名元定建陽
人西山先生

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
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
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
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
此語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
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
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
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

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
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
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
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
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
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
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
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憤廢不能如人
意爾

答蔡季通

文節公師事先生

蔡同契漢魏伯陽師著

梁叔云五卷同妻

名九言歸隱
齊建陽人官
知先化軍文
清公南軒門
人

琴中旋宮一事正為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為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

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游誠之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為已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

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

為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請試思之

答楊子直

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謂太極有動靜則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它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虚心求之久當自明

名方長汀人
官廣西漕使

陸遠道人龜
山見容顏甚
莊以女妻之
後從賊沈沈
焉

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
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
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
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
裏如一矣豈陸崇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
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
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
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
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
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

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
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
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
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
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
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
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
無間之實故為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
京者亦并寫皇華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名德明
漢順哥人官

答廖子晦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

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

子晦以水漚
此人物漚滅
則還是水云

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

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哉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

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
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
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
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
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
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
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
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
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若未
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

實下窮格功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
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
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
耳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
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
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
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
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

子時時有得
過庠長事

嘗思背上骨
屬崖相持之
意

對移仕之不
稱者兩易其
任謂之對移
批書權今重
記

吳伯起名振

君使權今使
全
唱嗆若音也
序書故聲
押鑄權今書
史者長卿任
莊丁里任

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
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厮崖看他
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它若到任滿便作
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
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
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
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
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
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
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

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
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
求免熹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
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
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
壯丁亦不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
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
不免死而在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
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

谷神不死
道極經

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括向頹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蓋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

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功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

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来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天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

考異慶元中
先生作韓文
考異

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胃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會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

安撫陳海亭

太師事見昌
谷集

坡公海外子
龍請備州

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
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
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
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
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
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
拘繫也太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偽作後細思
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人山野質朴雖不會
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
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

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
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
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
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
深體之也坡公海外意况深可歎息近見其晚
年所作小詞有新思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
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蓋性命之理雖微
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
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
去道愈遠也

名呂柳濬軒
光澤人

西山濱老祖
西山先生柳

高隱濱老非
居

答李濱老

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
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
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
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
遠而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
心不忘也示喻向來為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
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
老先生為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
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

幽微馳驚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為談說之資而
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
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
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
得面扣其詳耳廬阜固為東南雄麗奇特之觀
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
真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
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
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
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並

陶靖節祖侃
劉西澗名浚
隱居廬山子
名恕
陳忠肅即了
翁
楊處士大法

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秘丞公合而祠之更
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
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
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
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
乎此也故並以告想聞之亦為一大息也

朱書百選卷之六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為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



應然性子註
有失貌

名是愈其書

第

天上去云云

語時各

皆不肯

書故曰中其

也

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
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
不得不然耳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
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
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
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
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
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

六國表見其
記

心處時一喟然耳六國表議論乃是表世一種
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等
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枋者常言
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
傳以為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
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
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
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為然耳熹老矣不
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
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叢起

名相檢御大
息東萊傳旨
大理丞
知言胡五峰
世著

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見不合
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
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
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
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恠其覩縷散漫不切嘗
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
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
有事焉為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

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
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
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虚心寬意不要回頭
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植
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
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
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
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
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
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

打疊掃除去
交到也

夏蟲出莊子

蜀人觀美少
是東萊以史
字錯解詩易
西章

德思云云答
菴季明語

不至猶地頭

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
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
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
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
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并蛙所以
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
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
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
無虛心之弊反為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
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

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
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
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不勉也
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
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
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
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
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
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
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

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

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書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

等與其子
滿腹而疑不
聞其請書

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
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
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
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實主向
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
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胷次則虚心平氣而讀之
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
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
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
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詰曲

以為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
氣便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
能浩然無餒乎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
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
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為主以倒二者賓
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語而
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
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
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
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

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亦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曾中明快灑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

答劉季章

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

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
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
道義自不會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
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名詩台州人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
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
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
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
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

曹表曹之漢法見太公

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
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
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
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
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
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
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
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
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
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

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

答王季和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

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

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

答路德章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為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

卷六

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為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為是也大抵是日前為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豪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

相忘江湖出
莊子

我按此碑本
楷規畫
本字猶本品
恰入謂相當

道猶待

名師淵源
齊黃樓人市
去而崇道觀

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為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怵怛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摩畫去參了却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討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為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

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

謝靈運云云見
史記仲尼世
家寶

竊墮鳥石不
全殺詩小記
世所謂若尾

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
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
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
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
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
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
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筮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
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
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

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
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功夫本無次序不
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二諦當只其資質恬
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太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
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
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
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
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
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
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

名道歸水心
永嘉人官吏
却傳即忠定
公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
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
竟躡嚙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
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
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
語不唯它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
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表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
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
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

乃夫次第便以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
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
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
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
不免一向自瞞彊作撐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
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
須有人識破未論它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
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
世外瓌竒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
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

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
辨切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
切端的不容有豪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
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
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觀大開口說話分
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
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
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
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
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及在此四種病中

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
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功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
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且是依本分事正不須
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曾
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
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
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

居復神信齋
長溪人先生
門人

聖箇即所謂
奇特想

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
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
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
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
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
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
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
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
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
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

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
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
用間已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
日月至焉若說顏子即誠不可如此說今既明
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
功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為而復有此疑耶
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為當如
何耶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
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
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

愛惜人遺稿
情歸人事

名師點鐵
人

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曾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

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

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但請虚心靜慮詳味此

陰是猶頭是
大陰為土出
禮記

方叔全大猷
考

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
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
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
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
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
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
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
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
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
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

也

答陳器之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
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
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
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
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
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
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
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

名垣謙潛室
永嘉人著木
錢集
甲寅冬先生
自臨安歸過
玉山信州寧
司馬逆請與
講論于學舍
即玉山講義
器之疑問故
先生答之

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

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邈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

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

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

名華辨方音
休寧人

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真蓋由天地之化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
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為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
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
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載餅餌膾脯雜然於前
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

三昧見法華
經

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
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所論周程傳授次
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
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為真
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
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
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
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
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
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

不欺論叔耕
所作

優柔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為吾子憂之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虚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疊疊而上達焉則道

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

答鞏仲至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允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

名堂武義人
從東萊亭

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
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
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
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
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
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
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
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為記然
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
敢私以為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

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鈍拙於此
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
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
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
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
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
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
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
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
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

顏謝延之
運沈宋佳期
之問

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管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為况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

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

不結絕補決斷

黃子厚名錄

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事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熹所深不識

李漢昌叢集
亦有是語

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恠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諸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

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
 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率自歸於英莖韶
 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為如何
 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
 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廬與此老付
 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
 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
 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
 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
 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

洪景廬名
 時子

石靈源
 福建

東門北方有
 實門
 張大耳三藏
 師守至記其
 事
 大耳三藏
 者高僧謂
 口張心在何
 在天津橋胡
 孫蓋謂放翁
 意在富貴好
 為韓化曹氏
 配
 張大耳失印
 仲止韓無非
 子名流南淵
 與程子
 湖南諸公五
 峯及有許月
 人

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飈寒門而濯清風也記
 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
 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
 却為大耳三藏覩見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
 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
 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
 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
 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

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本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

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

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
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
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
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允言心者皆指已發而
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允言心者則其
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
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
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
以為如何

答黃直卿

齋先生之甫
公先生傳道
門人

在南方未起
在南康或潭
州時事
輅直卿字序
子水
有起俗所謂
補貼
陸探微其人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足定本近因與諸人講
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
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
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
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
一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
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
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朱書百選卷之六

朱書百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